

欽

隋書卷三十六之四十五





隋書卷三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主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嬖歸而姬宗盛妹姐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寢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者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褱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

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
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綵泉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
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
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
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
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罍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
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
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
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
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
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醺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
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
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

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尙書省以大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尙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啟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闡掌門閤管鑰二曰尙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尙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尙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醢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饔掌廩餼柴炭五曰尙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與掌輦輦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囿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尙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尙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共職六尙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驕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

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誠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貓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顯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顯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顯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顯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顯謂己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顯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

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顯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遣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患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哺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

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岷收而養之未幾岷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寔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

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
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
內慙惶而累恩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啟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
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尙無爲而抱一履謙
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絺之不工
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
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
嫺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
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
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
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
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賈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
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鵬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軋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尙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后妃傳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膳員各四人○

臣映斗

按此合算得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

十八人云云疑誤





隋書卷三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并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冒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卽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頌賜各有差轉太僕從子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

兼小家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達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達除之達不能用及達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潤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旣受禪下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尙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

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如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觀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桂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羣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顓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綸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獻曝上素嫌臺城制度迨小又宮內多鬼祿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

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宣已極敢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恠裔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隔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

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爲公雅業恆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恆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環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迴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慰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渚詣韋孝寬所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管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郕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倖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酒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